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四十五回 姜家店群賊行刺 密鬆林一人成功

話說那店家正在房中，看著二兩銀子歡喜，聽見外面有人叫門，連忙把銀子放在抽屜之內，出來將門開了。見那門外站著五六個人，都是青衣服，小褂褲，手拿單刀、鐵尺，說：「你這店內，方才住下兩個人，是北京口音，有六十多歲的一個，十七八歲的一個。」姜通說：「我這店已然關閉，我姓姜名通，方才住下的是兩個人，住在上房裡。」那幾個人說：「你可不准走漏消息，若走了他兩個人，要你的命使喚，我們是奉命辦案之人。」說完回身就走。姜通一生最怕多事，聽見這幾個人所說的話就害怕，心中不樂。回到自己房內，把抽屜一拉，瞧那銀子沒有了。他心中一想，說：「是了！必是張文滔在西屋內聽見我得了二兩銀子，他必定偷了去啦！」想罷，來到西屋裡間，瞧見張文滔躺在牀上，酣睡如雷，天氣又熱，早就睡著了。姜狗本因為自己丟了銀子，氣糊塗了，也不管它是與不是，過去睜圓了眼，照定張文滔臉上就是一掌，打得張伙計一翻身起來，說：「小子，你夜靜更深，還不睡覺，為何打我？」遂站起身來，竟撲姜狗本，掄拳就打。姜通說：「你先別著急，跟我到南屋裡來，我告訴你。」二人說著，來到南屋內，姜通把方才的事說了一遍。張文滔說：「這是哪裡說起？我一概不

知。你到別處找去。我方才睡覺了，並不知道這些事情。」說罷，仍回他屋內，一看被褥衣包一概不見，不知被何人盜去？

走到南裡間，瞧那姜狗本正低頭尋思。張文滔抓住了他的辮子，按倒在地就打，說：「你趁早實說，快，將我的衣服拿出來，凡事皆休。」姜狗本說：「老張，你先別打我，我賠你就是了，我不知你丟了什麼物件？你別嚷啦！怕的是驚走那兩個賊人，等天明再說吧！」

再說那大人同祿兒，在上房點了燭，和衣而臥，正要睡去，忽然紙窗一響，祿兒往外一看，見一條黑影站在門前，手拿單刀，躡進了上房，一口把燈吹滅，把祿兒嚇得鑽入牀底下，不敢言語。那人把大人的肩頭一拍，說：「大人，我來了。自大人改扮出來，我就在暗中跟隨大人。在酒樓說的話，我已聽見了，不要害怕。方才我把店家戲耍一回，請大人快跟我逃走。」

大人也無可如何，急得無有主意了，被那人背將起來，往外就走，飛身上房，跳在外面，就向南面而去。大人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姓甚名誰？」那人說：「門下張耀宗，只因大人卸任回京，我也不願作那千總，自己告退，在旅店住下，暗中私訪那些在省官員。唯有那知府武奎，欺妄騙詐，交結大盜，無所不為。這條大道之上，綠林人物往來不絕，大人快跟我前去，追上大轎再說吧。」彭公點頭。玉面虎正往前走，忽見對面來了十數個賊寇，把去路阻住，嚇得張耀宗把大人放於樹林之內，自己抽刀迎上群賊。

書中交代：來的這伙人，是紅眼狼楊春、黃毛吼李吉二人，勾串了金眼駱駝唐治古、火眼狼楊治明、雙麒麟吳鐸、並獬豸武峰、金鞭將杜瑞、花叉將杜茂、惡法師馬道元等，奔姜家店來刺殺大人。至半路上，正遇見了玉面虎張耀宗，身背大人由北往南。張耀宗先把大人放下，拉刀迎上了群賊。金鞭將杜

瑞把手中鞭抽出，說：「什麼人？」張耀宗說：「你等不必前來，今有玉面虎張老爺等侯多時了，待我全把你這伙賊人的狗命結果了吧！」杜瑞是一個性情剛暴的人，有些力氣，仗著人多勢眾，聽了張耀宗之言，氣得他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，掄手中鞭照定那張耀宗就是一鞭。張耀宗往旁一閃，使刀分心就刺。杜瑞用力往旁把鞭一架，張耀宗急忙將刀抽回。那花錘太保丁興，搖錘協力相助，二人來戰張耀宗一人。還有那花叉將杜茂、楊春、李吉、蔡天化四人，也各舉兵器，一齊上前助戰。張耀宗一人獨力難支，只累得氣喘吁吁，遍身是汗，想要走是萬不能夠了。吳太山說：「小輩，你別想逃去，我等拿住你碎屍萬段，才能出氣。」張耀宗見群賊來勢兇猛，自料寡不敵眾，又不知此時大人落在哪裡？那吳太山等料張耀宗年少之人，有什麼本領，殺了他然後再說。楊春抖起精神，說：「咱們把這廝亂刀分屍吧！」正在耀武揚威之際，忽然從樹上跳下一人，說話唔呀唔呀的，說道：「唔呀混帳王八羔子，不要欺負人，吾把你們都結果了就是。」張耀宗一聽，心中大喜，說：「是大哥，救命星君來了！」

書中交代：來的此人，乃是這部書中行俠仗義的有名人物。

他的籍貫是浙江嘉興人，雙姓歐陽，單名一個德字。自幼愛練功夫，在各名山勝境之處訪求高人，習學武藝。父母早喪，又無兄弟姐妹，自己並無牽掛。他游到浙江紹興地面，聽說本處張家集有一位武教習，先在鏢行，大有名聲，姓張名景和，別號人稱神拳無敵。歐陽德親身到張家集一問，有人指引路西的一家門首，有垂楊柳兩棵。來到門外一叩門，裡邊出來一位四旬光景的男子，身穿灰布夾襖，白襪青鞋，面皮微黃，二目有神，雙眉帶秀，四方臉，沿口鬚鬚。他出來一瞧，見門首站著一人，年在二旬，白淨面龐，長粉臉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準頭

端正，唇如塗朱，大耳有輪，身穿藍寧綢夾襖，藍中衣，白襪青雲鞋，手拿小包袱。看罷，說：「這位先生找哪位？」歐陽德說：「吾是嘉興人氏，姓歐陽名德，久仰這裡有一位張鏢頭，吾特來拜訪，還有大事相求。方才在貴莊訪問，有人指說這裡。

不知尊駕何人？貴姓高名？懇求傳稟一聲！」那四十以外的男子說：「我名張福，那位神拳教習是我家主人。你今來得甚巧，我主人正在書房閒坐，昨日方才歸來的，我給你通稟就是。」

轉身進入內院，去不多時，從裡邊出來說：「我家主人衣冠不整，在書房恭候呢！」歐陽德隨那張福進了大門，過了二門，行至上房，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童，打起簾子，只見靠北牆有花梨條案，上擺郎窯果盤、水晶魚缸、官窯磁瓶，牆上掛著八扇屏，畫的山水人物，俱是名人筆跡。案前是楠木八仙桌一張，兩邊全有座椅。東裡間掛著幔帳，西裡間亦掛幔帳，裡邊圍屏牀帳均皆乾淨。歐陽德看罷落座，童子送上一碗茶來。張福出去不多時，自外進來一人，年約在半百以外，四方臉，重眉闊目，鼻樑豐滿，四方口，三鬚須，五官端方，二目有神，身長八尺，身穿藍洋綢夾襖，白綾襪，青雲鞋。歐陽德連忙站起身來行禮，自通名姓。張教習答禮相還，落座說：「先生自嘉興來此，有何事來找愚下？」歐陽德說：「老師！弟子愚拙之人，久仰大名，願拜在尊前習學武藝，望求收留！」張景和看歐陽德五官不俗，面帶忠厚之相，心中也甚願意。二人言語投合，即自今日為始，留歐陽德住在書房，擇日拜了師父師母，一家人全給引見了。張教習夫婦跟前有一子一女，公子年方三歲，小女尚在懷抱，歐陽德在這裡住了三年，所有張教習之藝俱皆學會了。自己想要回家祭掃墳墓，遂稟明老師，告辭起身。

在路上便作了些行俠仗義，濟困扶危之事。非止一日到家，買了香燭、紙馬祭品，到墳前祭奠。看墳的家人收了祭物，給大爺請了安，並請用飯。他在這裡住了一夜，給看墳的幾十兩銀子，教逢年按節祭掃，不可遲誤！吩咐畢，自己又往各省去訪人外之人，要學那無敵的手段。

後在千佛山真武頂，遇見了紅蓮長老，即拜在老和尚跟前學藝。紅蓮長老亦與他有緣，說：「你應該出家才是。」歐陽德說：「過五十歲歸山受戒，我一定准來，若有半字虛言，必叫火把我燒死就是了。」紅蓮和尚說：「阿彌陀佛！善哉善哉！我傳你就是。」歐陽德練會了鷹爪力重手法，一力混元氣，達摩老祖易筋經，練得骨軟如綿，寒暑不侵。二年工夫，練得甚好，就辭別和尚下山，在各處訪查貪官惡霸，勢棍土豪，綠林彩花的淫賊。天下之人聞名喪膽，望影心驚，人稱他小方朔。

這一年忽然想起，自從拜別張恩師，終未來看師父，便起身說：「走哉！走哉！」不一日到了張家集，正遇張教習病體沉重，一見歐陽德進來，心中甚喜，說：「賢契，你來甚好。你師母前年去世，剩你師弟耀宗、師妹耀英，他二人不知世故，你要當作親弟妹看待。耀英今年四歲，有奶娘照應，我死之後，你千萬要在這裡照料他二人成人，把我傳你的武藝，全都教會了他兄妹二人，使之成名。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感你的好處。」

歐陽德是一個俠義膽之人，聽他師父之言，連連答應說：「你老人家放心就是。倘百年以後，吾必在此照料他二人成人，把我所會的武藝，全教他兄妹二人。」張教習聽了歐陽德之言，心中喜悅，有心再囑咐他兩句話，一時心中發悶，不能自主。

眾家人同耀宗、歐陽德在牀前守至三更時分，張景和便嗚呼哀哉，氣斷身亡。大家舉哀。歐陽德代張耀宗辦理喪事已畢，從此

就在這裡教他兄妹二人。

過了五載光景，張耀宗年已十二歲，歐陽德方才往別處訪友去，不過三兩個月，就要回來看望。張耀宗待歐陽德如同親

兄長一般。張耀宗到十九歲這年，自己獨自在家，想起大哥歐陽德有半載未見回來，又無音信，甚不放心，這才往河南，遇見彭公私訪五里屯。張耀宗氣走李七侯，蒙大人保升了千總，跟著大人當差。自彭公被張耀聯買通人情，參了一本，調進京去，張耀宗便告假在省城住了半月，隨後也就回家，在一路之上，訪問恩兄的下落。到家過了新年，想起彭公那樣清廉的恩官被參，不知當今萬歲爺怎樣辦法？我要人都去打探下落，至半路便遇見大人住在店內，他從姜家店將大人背出，路遇群賊，就把大人放在樹林之內，與賊人交手，怎奈寡不敵眾，正在為難，忽從樹上跳下一人，正是他恩兄歐陽德，要與眾寇動手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